

卷二十六

拍案驚奇卷一

轉運漢遇巧洞庭紅。波斯胡指破龍龍殼。

詞六

日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閒懷。且喜無拘
無礙。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材。不須計較與安排。領
取而今現在。

這首詞宋朱希真所作。詞寄西江月單道着人生功名富貴

不如圖一箇見前快活。試看往古來今。一部十七史

多少英雄。該富的不得富。該貴的不得貴。龍文的倚馬

時。幾張紙。盡不完。說能武的穿楊百步。用不着

不熟飯鍋。最是那癡朱惜董。生來有福分的。隨他

書名 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
撰者 明 凌濛初 撰
卷 卷二十六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8
編號 D86226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詩經卷之二十六

古今類集

這一家人一領多如狗一辨辨地以有難
 而今人自好主員不端野人話話對對實
 味了斷一山撥不如家從幽怪了到對對
 身之半早竟浪我野人如浪了幽遊良
 之人多回三而致豈是幽自己多計
 至今不融然

拍案驚奇卷二十六

奪風情村婦捐軀。

假天誣慕僚斷獄。

美色從來有殺机。

况同釋子講于飛。

色中餓鬼真羅刹。

血汗游魂怎得歸。

話說臨安有一個舉人姓鄭就本處慶福寺讀書。寺中有個
 西北房叫做淨雲房。有僧廣明做人俊爽風流好與官員士子
 毋往來亦且衣鉢克是家道從容所以士人每喜與他交游那
 鄭舉人在他寺中最久。與他甚是說得着清意最密。凡見情紙
 神室曲折幽居廣明盡引他游到只有極深奧的所在。二間小
 房廣明手自鎖閉出人等開也不開進去終日是閑着的也不
 曾有第二個人走得進。雖是鄭舉人如此相知無有不到的所

在也不領他進去。鄭舉人也只道是僧家藏疊資財的去處。大家奏趣。不去窺覷他。一日殿上撞得鐘响。不知是什麼大官府來到。廣明正在這小房中。慌忙趨出。出門外迎接去了。鄭生獨自開步。偶然到此房前。只見門開在那里。鄭生道。這房從未開着。不曾看見里面。今日爲何却不鎖。一步上進房中來。却是木板鋪的房。四下一看。不過是擺設得精緻。別無甚奇怪珍寶。與人看不得的東西。鄭生心下道。這些出家人。畢竟心性古怪。此房有何秘密。直得轉手開門。帶眼着去。那小床帳鉤上。吊着一個紫槽的小木魚。連隨繫着。且是精緻滑憚。鄭生好戲。手除下來。手裡捏着。看上有要沒緊的。把小槌敲他兩下。忽听得床後地板響的一聲。銅鈴响。一扇小地板推起。一個少年美貌女人

鑽頭出來。見了鄭生。喫了一驚。縮了下去。鄭生也喫了一驚。仔細看去。却是認得的中表親戚。某氏。元來那個地板。做得巧。合縫處推開來。就當是扇門閉上了。原是地板出頭頂得上。外頭開不進。只听木魚爲号。裡頭的姪女。即使出來了。裡頭乃是地窖。別開窓牖。有暗街地道。到灶下通飲食。就是神鬼也不知道的。鄭生看見了道。怪道賊禿閉門得緊。元來有此緣故。我却不知該識破了他。未必無禍。心下慌張。急把木魚挂在原處。疾忙走出來。劈面與廣明撞着。廣明見房門失鎖。已自心驚。又見鄭生有些倉惶氣。面上顏色紅紫。將眼瞞去。小木魚還在帳鉤上。搖動未定。曉得事體露了。問鄭生道。適纔何所見。鄭生道。不見什麼。廣明道。便就房裡坐。上何妨。挽着鄭生手。進房。就把門閉

了。床頭掣出一把刀來道。小僧雖與足下相厚。今日之事。勢不
兩立。不可使吾事敗死在別人手裡。只是足下自己悔氣。到了
撞進此房。急亡自裁。休得怨我。鄭生哭道。我不幸自落火坑。曉
得你們不肯捨我。亡也逃不得死了。只是容我喫一大醉。你斷
我頭去。庶幾醉後無知。不覺痛苦。我此你往來多時。也須憐我。
廣明也念昔日相好的說得可憐。只得依從反鎖。鄭生在裡頭
帶了刀。走去廚房。取了一大錫壺酒來。就把大碗來灌。鄭生
鄭生道。寡酒難吃。須賜我小菜少許。廣明又依他到廚下去取
菜了。鄭生尋思。走脫無路。要尋一件物事。暗算他房中多是輕
巧物件。並無磚石棍棒之類。見酒壺疊巨。便心生一計。扯下一
幅衫子。急把壺口塞得緊。急急的連酒連壺。約有五六斤重。下

手提着。站在門背後。只見廣明推門進來。鄭生望着光頭。把這
壺儘着力一下。打去。廣明打得頭昏眼花。急伸手摸頭時。鄭生
又是兩三下。打着腦袋撲的。暈倒。鄭生索性把酒壺在廣明頭
上。似砧杵槌衣一般。連打數十下。腦漿迸出而死。眼見得不活
了。鄭生反鎖僧徒在房內。走將出來。外邊並無有人知覺。忙到
縣官處。說了。縣官差了公人。又添差兵快。急到寺中。把這本房
圍住。打進房中。見一個僧人腦破血流。死于地下。搜不出婦女
來。只見鄭生嘻嘻笑道。我有一法。包你就見。伸手去帳鉤上。取
了木魚。敲得兩下。果然一聲鈴響。地板頂將起來。一個婦人鑽
出。公人看見。急急上。喊。搶住地板。那婦人縮進不迭。一發公人
打將進去。原來是一間地窖子。四圍壁磚砌着。又有扇窗柵欄。

一面門窗對着石壁天井。乃是人跡不到之所。有五六個婦人
在內。一個上領了出來。問其來歷。多是鄉村人家。擄將來的。鄒
生的申表。乃是燒香求子。被他灌醉了。齋夫溜了進去的。家里
告了狀。兩個齋夫還在獄中。這個黃明。既有世情。又無踪跡。所
以累他不着。誰知正在他處。縣官把這一房僧衆。盡行屠戮了。
看官你道這些僧宗。受用了十方施主的東西。不憂喫。不憂穿。
收拾了乾淨居室。精敏被窩。睡在床上。沒事得做。只想得是這
件事休。雖然有个把行童。解饒。俗語道。喫殺饅頭。當不得飯。而
且這些婦女們。偏要在寺里來燒香拜佛。時常在他眼面前晃
來晃去。看見了美貌的。叫他靜夜裡。怎麼不想。所以千方百計。
弄出那姦淫事體來。只這般姦淫。已是罪不容誅了。況且不讀
不禿。不禿不毒。轉毒轉禿。轉禿轉毒。爲那色事上。專要性命相
關。殺人放火的事來。小千方纔說這臨安僧人。既與鄭舉人是
相厚的。就是被他見了。破綻。只消求告他。買贖他。要他不洩漏
罷了。何三就動了殺心。反喪了自己。這須是天理難容處。要見
這些和尚。狼得沒道理的。而今再講一個狼的宅異的來。與着
官們听着。有詩爲証。

姦殺本相露。

其中妬更深。

若非男色敗。

何以警邪淫。

話說四川成都府汶川縣。有一个庄農人家。姓井。名慶。有妻杜
氏。生得有些姿色。頗慕風情。嫌着丈夫粗蠢。不甚相投。每日亦
是尋非的激話。一日也爲有兩句口角。走到娘家。去住了十來

日。大家所効氣了。仍舊轉回夫家來。兩家隔个十三里多路。杜氏常獨自个來去慣了的。也是合當有事。正行之間。遇着大雨下來。身邊並無雨具。又在荒野之中。沒法躲避。遠處聽得鈴声响。從小徑里望去。有所寺院。在那里杜氏只得冒着雨。迂道走去避雨。要等雨住再走。那个寺院叫做太平禪寺。是个荒僻處。寺中共有十來个僧人。門首二房。隨後三個。那一个老的叫做大寬。是他掌家。一个後生的徒弟叫做智圓。生得眉清目秀。風情可喜。是那老和尚心頭的肉。又有一个小沙彌。叫做慧觀。止有十一二歲。这个大寬年紀已有四十七八歲。却是極淫。善的心性不異少年。夜七樓着這智圓。做一床睡的。兩人常說着婦人家滋味。好生動興。就弄那話兒。消遣一番。淫蕩不可名。

狀。是日師徒正在門首閑站。忽見一个美貌婦人走進來避雨。正似老鼠走到猫口邊。怎不動火。老和尚看見了丟眼色。对智圓道。觀音菩薩進門了。好生迎接着。智圓頭顛尾顛。走上前來問杜氏道。小娘子敢是避雨的麼。杜氏道。正是路上逢雨。借這里避。則个智圓嘻着臉笑道。這雨還有好一會下。這里沒好坐處。站子不雅。請到小房坐了。奉杯清茶。等雨住了。再走路何如。那婦人家若是个正氣。由他自說。你只外边站上。等雨過了。走路便罷。那僧房裡好是輕易走得進的。誰知那杜氏是个愛風月的人。見小和尚生得青頭白臉。語言聰俊。心里先有几分看上了。暗道總是雨大。在此閑站。便依他進去坐。上也不妨事。就一步七隨了進來。那老和尚見婦人挪動脚了。連忙先走。

進去。開了臥房。等候小和尚陪了杜氏。你看我。我看你。同走了進門。到得裡頭。坐下了。小沙彌掇了茶盤。送茶。智圓揀个好磁碗。把神子展一展。親手來遞與杜氏。杜氏連忙把手接了。看了智圓手腕。越覺可愛了。偷眼覷着。有些魂出了。把茶側翻了一袖。智圓道。小娘子茶澀。湿了衣袖。到房裡薰籠上烘。杜氏見要他房里去。心裡已瞧透了八九分。怎當得他是喜欢此道的。並不推阻。反問他那个房裡。是智圓領到師父房前。曉得師父在里頭。等着。要讓師父。不敢搶先。見杜氏進了門裡。指着薰籠道。這個上边烘。就是。有火在裡頭的。却把身子。倒退了出來。杜氏見他不進來。心內不解。想道。是他未敢輕動手。正待將袖子去薰籠上烘。只見床背後。一个老和尚。托地跳出來。一把抱

住。杜氏殺猪也似叫將起來。老和尚道。這裡無人。叫也沒幹。誰叫你走到我房裡來。杜氏却待逃脫。外边小和尚。委趣已把門搜上了。老和尚擒住了杜氏。身子將陽物隔着衣服。只是乱迭。杜氏雖推拒了一番。不覺也有些與動。問道。適纔小師父。那里去了。却換了你。老和尚道。你動火。我的徒弟麼。這是我心愛的人兒。你作成我。完了事。我叫他與你快活。杜氏心裡道。我本看上他小和尚。誰知被這老獸物纏着。雖然如此。到這地位。料應脫不得手。不如先打發了他。徒弟少不得有一番了。只得勉強順着老和尚。撲到床上。行起雲雨來。

一个欲動情濃。倉忙唐突。一个心慵意懶。勉強應承。一个相會有緣。吃了自來之食。一个偶逢無意。栽着無主之花。喉急

的渾如那撮火的風箱。體解的只當得盛血的皮袋。雖然幽
莽無些趣。也算依稀一度春。

那老和尚淫。以雖高。精力不濟。起初揆抱推拒時。已此有好些
流精淌出來。及至幹事。不多一會。就弄倒了。杜氏本寺不耐煩
的。又見他如此光景。未免有些不足之意。一頭走起來。繫襪一
頭。怨悵道。如此沒用的老東西。也來厭世。死活纏人。做甚麼。老
和尚曉得掃興。自覺沒趣。急叫徒弟把門關了。門開處。智圓便
迎着問師父道。意與如何。老和尚道。好个知味的人。可惜今日
本事不幫襯。弄得出了醜。智圓道。等我來助興。急跑進房。把門
掩了。回身來抱着杜氏道。我的親。你被老頭兒纏坏了。杜氏
道。多是你哄我進房。却叫這厭物來擺佈我。智圓道。他是我師

父。沒奈何。而今等我賠禮罷。一把揆着。就要床上去。杜氏剛被
老和尚一出。完得也甚有趣。拿个班道。那里有這樣沒廉恥的
師徒两个。輪替纏人。智圓道。師父是街頭陣。墊刀頭的。我與娘
子。須是年貌相當。不可錯過了姻緣。撲的跪將下去。杜氏扶起
道。我怪你讓那老物。先將人奚落。故如此說。其是我心上。也愛
你的智圓。就勢抱住。親了个嘴。挽到床上。弄將起來。這却與先
前的情趣。大不相同。

一个身逢美色。猶如餓虎吞羊。一个心慕少年。好似渴龍得
水。庄家婦性情淫蕩。本自愛耍貪歡。空門人手段高强。正是
能征慣戰。羅的羅。耀的耀。没一个肯將就伏輸。往的往。來的
來。都一般願辛勤出力。雖然老和尚先開方便之門。爭似小

關黎漫領菩提之水。

說這小和尚。正是後生之年。陽道壯偉。精神旺相。亦且杜氏見他標緻。你貪我愛。一直弄了一個多時辰。方才歇手。弄得杜氏心滿意足。杜氏道。一向聞得僧家好本事。若如方才老厭物。羞死人了。兀來你如此着人。我今夜在此。與你睡了罷。智圓道。多蒙小娘子不棄。不知小娘子何等人家。可是住在此間。不妨的麼。杜氏道。奴家姓杜。在井家做媳婦。家裡近在此間。只因前日與丈夫有兩句說話。跑到娘家。這几日。方才獨自個回轉家去。遇着雨。走進來避雨。撞着你這冤家的。我家未知道我回。又不與娘家打照會。便私下住在此兩日。無人知覺。智圓道。如此僥倖。且圖與娘子做个通宵之樂。只是師父要做一床。杜氏道。

我不要這老厭物來。智圓道。一家是他做主。須却不得他將就打發他罷了。杜氏道。羞人答己的。怎好三人在一塊做事。智圓道。老和尚是个騷頭。本事不濟。南北齊來。或是你。或是我做。一遭不着。結識了他。也就沒用了。我與你自在快活。不要管他。兩人說得着。只管說了去。怎當得老和尚。站在門外。聽見床响了。半日。已自恨着自己忒快。不曾挿得十分趣。倒讓他們恣意快樂。好些妬忌。寺得不耐煩。再不出來。忍不住開房門進去。只見兩個緊七揆抱。舌頭還在口裡。老和尚便有些怒意。暗想道。方才待我怎肯如此親熱。不覺撻酸起來。嚷道。得了些滋味。也該來商量个長。便青天白日。沒廉恥的人。只顧闔着門睡甚麼。智圓見師父發話。笑道。好叫師父得知。這滋味長哩。老和尚道。怎

見得智圓道。那娘子今晚不去了。老和尚放下笑臉道。我們也不肯放他就去。智圓道。我們強主張不放。須防干係。此是這娘子自家主意。說道。可以住得的。我們就放心得下了。老和尚道。這小娘子何宅。智圓把方才杜氏的言語。述了一遍。老和尚大喜。急整夜飯。擺在房中。三人共桌而食。杜氏不十分吃酒。老和尚勸他。只是推故。智圓斟來。却又吃了。坐開眉來眼去。其智圓甚是肉麻。老和尚硬挨光。說得句把風情話。沒着沒落的。冷淡的當不得。老和尚也有些看得出。却如狗飴熱煎盤。恋着不放。夜飯撤去。畢竟賴着三人一床睡了。到得床里。杜氏與小和尚。先自揆得緊。七的。不管那老和尚。老和尚剛是日里弄得過。那話兒軟郎當。也沒力量。逼。舉。意思等他們弄一火看。七。死了自

已的與再處。果然他兩人學七格。七。弄將起來。極得老和尚在傍邊。東鳴一口。西哂一口。左勾一勾。右抱一抱。一手捏着自己。的陽物摩弄。又將手去摸他。兩個鬪筍。覺得有些與動了。半硬起來。就要推開了。小和尚自家上場。那小和尚正在其頭上。那里肯放。杜氏又雙手抱住。推不開來。小和尚叫道。師父我住不得手了。你十分高興。倒在我背後。做个天機自動罷。老和尚道。使不得。野味不吃。七家食。咬七。搯七。纏帳不住。小和尚只得爬了下來。讓他杜氏。心下好些不滿意。那有好氣待他。任他抽了兩抽。杜氏帶恨的撒了兩撒。那老和尚是急坏了的。忍不住。一洩如注。早以氣喘聲嘶。不濟事了。杜氏冷笑道。何苦呢。老和尚羞慚無地。不敢則聲。寂七。向子裡床。讓他兩個再整旗錦。恣

意交戰。兩人多是少年。無休無歇的。暑上睡上。又弄起來。老和尚只好嚙唾盡毒。魔魅的。做尽了無救的。厭景。天明了。杜氏起來梳洗罷。對智圓道。我今日去了。智圓道。娘子昨日說多住几日不妨的。況且此地僻淨。料無人知覺。我與你方得歡會。正在好頭上。怎捨得就去。說出這話來。杜氏悄上說道。非是我捨得你去。只是喫老頭子纏得苦。你若要我住在此。我須與你兩個自做一床睡。離了他。總使得。智圓道。師父怎麼肯。杜氏道。若不肯時。我也不住在此。智圓沒奈何。只得走去對師父說道。那杜娘子要去。怎麼好。老和尚道。我看他和你好得緊。如何要去。智圓道。他須是良人家出身。有些羞恥。不肯三人同床。故此要去。依我愚見。不若尋我另鋪下一床。在對過房裏。與他兩個同睡。

聊把哄住了他師父。乘空便中取事。尋他熟分了。然後團圓。現不遲。不然。逆了他性。他走了去。大家多沒分了。老和尚聽說罷。想着夜間三人一床。枉動了許多火。討了許多厭。不見快活。又恐怕他去了。連寡趣多沒綽處。不如便尋他們背後去做事。有時我要他房里來。獨享一夜也好。何苦在傍邊惹厭。便對智圓道。就依你所見也好。只要留得他住。畢竟大家有些滋味。況且你是我的心。替你好。也是好的。老和尚口裡如此說。心里原有許多的醋意。只得且如此許了他。漫上再看。智圓把鋪房另睡的話。回了杜氏。杜氏千歡萬喜的。住下了。只尋夜來歡樂。到了晚間。老和尚叫智圓分付道。今夜我弄上精神。讓你兩個去快活。一夜須把奸話哄住了他。明日却要讓我。智圓道。這個

自然今夜若不是我伴住他。只如昨夜混攪。大家不爽利。留他不住的。等我團熟了。他牽與師父。包你像意。老和尚道。這總是知心着意的肉。智圓自去與杜氏開了房門。睡了。此夜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快活不尽。却說那老和尚。一時怕婦人去了。只得依了徒弟的言語。是夜獨自個在房里。不但沒有了婦人。反去了个徒弟。弄得孤眠獨宿了。好些不像意。又且想着他兩個此時快樂。一覺睡不去了。倒枕隄床。了一夜。次日起來。對智圓道。你們好快活。撇得我清冷。智圓道。要他安心留住。只得如此。老和尚道。今夜須等我像心像意。一夜到得晚間。智圓不敢逆師父。勸杜氏到師父房中去。杜氏死也不肯道。我是替你說過了。方住在此的。如何又要我去伴那老厭物。智圓道。他須是畜生。

家的師父。杜氏道。我又不是你師父討的。我怕他做甚。逼得我緊。我連夜走了家去。智圓曉得他不肯去。對師父道。他畢竟有些害羞。不肯來。師父你到他房里去罷。老和尚依言。摸將進去。杜氏先自睡好了。只等智圓來幹事。不曉得是老和尚走來跳上床去。杜氏只道是智圓。一把抱來。親个嘴。老和尚骨頭多酥了。直等做起事來。杜氏纏曉得不是了。罵道。又是你這老厭物。只管纏我做甚麼。老和尚不揣恨命。價弄送抽拽。只望討他的好處。不想用力太猛。忍不住。吁七氣喘。將來杜氏方得他抽拽一番。正略覺有些興趣。只見已是收兵鏖光景。曉得陽精將洩一場掃具。把自家身子一歪。將他但力一推。上下床來。那老和尚的陽精。不曾洩得在裡頭。粘七涎七。都弄在床沿上。與自己

腿上了。老和尚地上爬起來。心里道。這婆娘如此狠毒。恨七他走了。自家房裡去。智圓見師父已出來了。然後自己進去補空。杜氏正被老和尚引起了臭頭。沒收場。知得智圓來。正好解渴。兩個不及講話。撲着就弄。好不熱鬧。只有老和尚到房中。氣還未平。想道。我出來了。他們又自快活。且去听他一番。走到房前。只听得山搖地動的。在床里淫戲。磨拳擦掌的道。這婆娘如此分厚薄。你便多少分些情趣。與我也圖得大家受用。只如此讓了你兩個罷。明日拚得个大家沒帳。悶七的自去睡了。一覺睡到天明。起來。覺得陽物莖中。有些作癢。又有些梗痛。走去撒尿。點七滴七。元來昨夜被杜氏推落。身子陽精。洩得不暢快。弄做了个白濁之病。一發恨道。受這反婆娘。這樣累及。至杜氏

起來了。老和尚还皮着臉。揀撥他几句。杜氏一句話也不來招攬。老太沒趣。又見他與智圓交頭接耳。嘻七哈七。心懷忿毒。到得夜來。智圓對杜氏道。省得老和尚又來歪廝纏。等我先去弄倒了他。杜氏道。你快去。我睡着。替你。智圓走到老和尚房中。裝出平日的媚態。說道。我兩夜拋撇了師父。心里过意不去。今夜同你睡休。老和尚道。見着學兒在家里。却自尋家常飯吃。你好好去叫他來相伴我。一夜。智圓道。我叫他不肯來。除非師父自去求他。老和尚發狠道。我今夜不怕他不來。一直的走到厨下。拿了一把厨刀。走進杜氏房來。道。看他若再不知好歹。我結果了他。杜氏見智圓去了。好一會。一定把師父安頓過。听得床前脚步响。只道他來了。口裡對道。我的哥。快來關門罷。我只怕

老厭物又來纏。老和尚听得明白。真个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厲声道。老厭物今夜偏要你去睡。一覺就伸一隻手去床上。拖他下來。杜氏見他來的狠。便道。怎的如此。用強我偏不隨你去。吊住床椽。恨命掙住。老和尚力拖不休。杜氏喊道。殺了我。也不去。老和尚大怒道。真个不去。喫我一刀。大家沒有弄。按住。賴于一勒。老和尚是性急的人。使得力重。早把咽喉勒斷。杜氏跳得兩跳。已此嗚呼了。智圓自師父出了房門。且眠在床里。寺師父消息。只听得对过房里。叫喊罷。就劈撲的响。心裡疑心。跑出來時。正撞着老和尚。拿了把刀。房裏出來。看見智圓便道。那鳥婆娘。可恨。我已殺了。智圓喫了一驚道。師父當真做出來。老和尚道。不當真。只讓你快活。智圓移个火進房。一看。只叫得苦。

道師父道。如此下得手。老和尚道。那个鳥婆娘。嫌我化一。時性。發了。你不要怪我。而今事已如此。不必遲疑。且併登過了。明日另弄个好的來。此你快活。便是。智圓苦在斗里。說不出。只得隨了老和尚。拿着鋤鏟。皆到後園中埋下了。智圓暗地垂泪道。早知這些。便放他回去了。也罷。直恁地害了。他性命。老和尚。又怕智圓煩惱。越七的。撒哄他。吹喜。講得水與不通。只有小沙彌怪道。不見了這婦人。却是娃子家不來跟究。以此無人知道。不題。却說杜氏家裡。兒女見回去了。兩三日。不知其丈夫和睦。未曾。沒个人去望。那井家。正叫人來杜家接着。兩下里。都問个空。井家又道。杜家因夫妻不睦。將來別嫁了。杜家又道。井家夫妻不睦。定然暗算計了。兩边你賴我。七賴你。争个不潔。各寫一狀。

告到縣裡。縣裡此時缺大尹。却是一個都司斷事。在那里署印。這個斷事姓林。名大合。是個福建人。雖然太學出身。却是吏才敏捷。見事精明。搜取兩家人犯案。問那井慶道。小的妻子向來與小的爭競。口舌驚氣。旺家的夫人欺心。藏過了。不肯還了小的。須有王法。杜老道專為他夫妻兩個不和。旺家儿且三日。前老夫妻已相劝他氣平了。打發他到夫家去。又不知怎地。切爭將來磨滅死了。反來相賴。望青天做主。言罷。泪如雨下。林斷事看那井慶。是個朴野之人。不像惡人。便問道。你兩夫妻為甚麼不和。井慶道。別無甚差池。只是平日嫌小的龯齒。不是他對頭。所以尋非鬧炒。斷事問道。你妻子生得如何。井慶道。也有几分顏色的。斷事點頭。叫杜老問道。你女兒心嫌。錯了配頭。補其

失似父母之情。未免護短。敢是賴着另娶嫁人。這樣事。也有杜老道。小的家里。與女婿家。差不多路。早晚婚嫁之事。瞞得那個。难道小的藏了女兒。捨得私下。斷送在他鄉外府。再不往來。不成。是必有个人家。人人曉得的。這樣事。怎麼做得。小的藏他何幹。自然是他家擺佈死了。所以無影無踪。林斷事想了一回道。都不是這般說。必是一邊回來。兩不照會。遇不着好人。中途差失了。且各召保。听候緝訪。遂出了一紙廣緝的牌。分付公人。四下探訪。過了多時。不見影响。却說那縣里有一門子。姓余。年方弱冠。姿容姣媚。心性聰明。元來這家男風。是福建人的性命。林斷事喜欢他。自不必說。這門子未免恃着愛寵。做件把不法之事。一日當堂犯了出來。林斷事雖然愛護他。在理上却去不得。

便思量一個計較周全他。寺他去將功折罪罷。叫他到衙中分付道。你罪本當革役。我若輕恕了你。須被衙門中談讓。我而今只得把你革了名。貼出牆上。塞了眾人之口。門子見說要革他名字。叩頭不已。情愿領責。斷事道。不見這話。我有周全你處。那井杜兩家。不見婦人的事。其間必有緣故。你只做得罪。寸我逃出去。替我密訪。只在兩家相去的中間路里。不論鄉村市井。道院僧房。俱要走到。必有下落。你若訪得出來。我不但許你復役。且有重賞。那時別人就議論我不得了。門子不得已領命而去。果然東奔西撞。無處不去探听。他是个小廝家。就到人家去。處綽着嘴閒話。帶着眼瞧瞧。人都不十分疑心的。却不見甚麼消息。一日有一夥閒漢。聚在閒談。門子挨去听者。內中一個人忽

看見了。越七對眾人道。好个小官兒。又一個道。這里太平寺。只有个小和尚。還標緻得緊哩。可恨那老和尚。又騷又吃醋。極不長進。門子听得。只做出不知。洋七的走了開來。想道。怎麼樣的一个小和尚。這寺贊他。我便去尋他看。有何不可。元來門子是行中之人。風月心性。見說小和尚標緻。心里就有些動興。問着太平寺的路。走來進得山門。看見一個僧房。門檻上坐着一個小和尚。果然清秀異常。心望道。這個想是了。那小和尚見个美貌小廝來到。也就起心。立起身來迎接道。小哥何來。門子道。閒着進寺來頑耍。小和尚殷勤請奉茶。門子也貪着小和尚標緻。歡喜。隨了他進去。老和尚在里頭。看見徒弟引得个小夥子進來道。是个道地貨來了。笑逐顏開。來問他姓名。住址。門子

道我原是衙中門官。爲了事體逐下出來。今無處棲身。故此遊來遊去。老和尚見說大喜。說道小房儘可住得。便寬留几日。不妨。便同徒弟留茶留酒。着意殷勤。老僧越着兩盃酒。與便溜他進房。褪下褲兒。行了一度。門子是個慣家。就是老僧也承受了。不此那庄家婦女。見人不多。嫌好道醜。老和尚喜之不勝。看官所說。原來是本事不濟的。專好男風。你道爲甚麼。男風免強做事。受淫的沒甚大趣。軟硬遲速。一任着他。圖個完事罷了。所以好打發。不像婦女。彼此與尚。若不申意。半途而廢。沒些收場。要死起激來的。故此支吾。不过。不如男風自得其樂。這番老和尚算是得趣的了。事畢。智圓來對師父說。這小哥是我引進來的。到讓你得了先頭。晚間須與我同榻。老和尚笑道。應得陪你。

那門子也要在里頭的。晚間果與智圓宿了。有詩爲証。

少年彼此不相餓。

我後伊先遞自熬。

雖是智圓先到手。

劝酬畢竟也還遭。

說這兩個。都是美少。各幹一遭。已畢。揆抱而睡。第二日。老和尚只管來綽趣。又要纏他到房裡幹事。智圓經過了前邊的毒。這番倒有些吃醋起來。道天理人心。這一个小哥。該讓與我。不該又來搶我的。老和尚道。怎見得。智圓道。你每日把我洩火。我又沒處討還。叫我忍得不好過。前日這一個頭腦。正有些好處。又被你亂炒弄斷絕了。而今我引得這一个小哥。明說讓我。與他染上。不爲過分。老和尚見他說得倔強。心下好些着惱。又不敢冲撞他。嘴裏都的彼此不快活。那門子是个有心的。晚間弄得高興時。

閱智圓道。你日聞說前日甚麼頭腦弄斷絕了。智圓正在樂頭上。不覺說道。前日有个隣居婦女。被我們留住。大家耍已罷了。且是弄得與頭。不想老無知。竟他與我相好。只管喫醋。撚酸。攪得沒收場。至今想來。可惜。門子道。而今這婦女那里去了。何不再尋將他來走。智圓嘆口氣。這再那里去尋。門子見說得有些緣故。還要探他備細。智圓却再不把以後的話漏出來。門子沒計奈何。有日見小沙彌在没人處。輕上問他道。你這寺中前日有个婦女來。小沙彌道。有一个。門子道。在此几日。小沙彌道。不多几日。門子道。而今那里去了。小沙彌道。不曾那里去。便是這樣。一夜不見了。門子道。在這里过几日。做些甚麼。小沙彌道。不曉得做些什麼。只見老師父與小師父攬來攬去了。兩夜

後來不見了。兩個常自聒聒聒聒的一番。我也不知一个清頭。門子雖不曾問得根由。却想得是這件來歷了。只做無心的走來對他師父二人道。我在此兩日了。今日外边去走走。再來。老和尚道。是必再來。不要便自去了。智圓調个眼色。笑嘻嘻的道。他自不去的。掉得你下。須掉我下。門子也與智圓調个眼色。道。我洗來的。門子出得寺門。一徑的來見林公。把智圓與小沙彌話備細述了一遍。林公點頭道。是了。是了。只是這樣看起來。那婦人必死于惡僧之手了。不然。三日之後。既不見在寺中了。怎不到他家裡來。却又到那里去。以致爭訟。半年尚無踪影。分付門子。不要把言語說與人知道。明日起早。牽了隨從人等。打轎竟至寺中。分付頭踏。先來報道。林公做了甚麼夢。要寺中燒

香。寺中糾了合寺衆僧。都來迎接。林公下轎。拜神焚香。已畢。住持送茶過了。衆僧正分立兩傍。只見林公走下殿階來。你面對天看着。却像所說甚話的。看了一回。忽對着空中打個躬道。臣曉得這事了。再仰面上去。又打一躬道。臣曉得這個人了。急走進殿上。來喝一聲。皂隸那里。快典我拿殺人賊。衆皂隸吆喝一聲。答應了。林公偷眼看才。衆僧雖然有些驚異。却只恭敬端立。不見慌張。其中獨有一個半老的面如土色。一身寒戰。林公把手指定。叫皂隸捆將起來。對衆僧道。你們見麼。上天對我說道。殺井家婦人杜氏的。是這一个大費。快從寔招來。衆僧都不知詳悉。却疑道。這老翁不曾到寺中來。如何曉得他叫大費。分明看上天說話是眞了。却不曉得書。是門子先問明了去報的。那老

和尚出乎突然。不曾打點。又道是上天顯應。先嚇壞了。那里還遮飾得來。只是叩頭說不出一句。林公叫取夾棍夾起。公然招出前情。是長是短。爲典智圓同姦爭風。殺林公。又把智圓夾起。那小和尚柔脆。一發禁不得。套上未收。滿口招承。是師父殺的。屍見埋後園裡。林公叫皂隸押了二僧到園中掘下去。果然一個婦人。項下勒斷。血跡滿身。林公喝叫。帶了二僧到縣裡來。取了供案。大覺因姦殺人。同成死罪。智圓同姦不首。關徒三年。滿日。還俗當差。隨喚井杜兩家進來認屍。領埋。方纔兩家疑事得解。林公重賞了余門子。在其復役。合縣頌林公神明。恨和尚淫惡。後來上司詳准。秋後處決了。人人稱快。都傳說林公精明。能通天神。辨出無頭公案。至今蜀中。以爲美談。有詩爲証。

片家殊。揀漢太分明。
舍得去。後庭余門子。

色中爭。風忒沒情。
妝得來。鬼臉林縣君。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二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二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二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二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二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二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二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二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二十一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二十一

東京大学
東洋文化研究所
蔵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